

山東地區媽祖信俗的初步研究

閻化川* 李丹瑩**

媽祖信仰目前已經形成了一個覆蓋中國南北及國內外的“媽祖信仰文化圈”。但是當前媽祖文化研究也出現了一種“南熱北冷”的現象，對北方地區媽祖信俗的研究還很不夠。山東地區的媽祖信俗研究，近三十年來自李獻璋先生《媽祖信仰研究》一書中第163-165頁的不足2,000字的粗略研究之後，迄今未見這一方面的專論、詳論，尚有許多研究空白亟待填補。本文則對山東地區媽祖廟的空間分佈情況，媽祖信俗的傳入、傳播、影響等問題作了初步考察、探討及總結。

“媽祖”是發祥於宋代福建莆田地方的一位航海保護女神在民間的通稱，本文所採用的“媽祖”、“媽祖廟”等稱謂，係沿用這一俗稱。媽祖信仰的空間分佈相對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包括臺、港、澳）以及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區，這就使得大陸的媽祖文化研究者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而臺、港、澳等地的媽祖文化研究者又因為地理空間的視野局限也不可能過多關注北方的媽祖信仰研究，從而導致了“媽祖信仰文化圈”研究出現了一種“南熱北冷”的現象。

如何展開較為“冷門”的媽祖信俗的北漸問題（即在中國北方的傳播與影響）研究，既是對媽祖文化研究的另闢蹊徑，也是對整個媽祖文化圈研究的互動。以處於中國北方的山東地區為例，雖然其膠東地區業已被某些學者劃為“媽祖信仰文化圈”的組成部分⁽¹⁾，但是山東地區的媽祖信俗研究，一些研究者祇是有所涉及，迄今未見這一方面的專論⁽²⁾，特別是山東內陸地區如德州、曹縣、巨野、茌平等存在媽祖廟卻長久以來無人注意這一事實說明，媽祖信俗在北方（如山東）地區的空間分佈、傳播及其影響等方面的研究，尚有許多空白亟待填補。⁽³⁾本文通過對山東地區媽祖廟空間分佈情況的考察、統

計，就媽祖信俗的分佈、傳入、傳播、影響、特徵及原因等問題作了初步探討，認為媽祖信仰最早傳入山東的時間與地點問題上，值得商榷；另對山東的海神與媽祖做了辨析，並對山東的媽祖信仰作個初步總結。

山東媽祖廟的空間分佈及兩線傳播

媽祖在不同朝代各有其封號⁽⁴⁾，此不贅述。文中所統計的山東地區媽祖廟，名稱各異，如稱“天妃廟”或“天妃庵”等，甚者將媽祖與泰山碧霞元君女神混為一談。這些媽祖廟，主要是明清時所建立。至於研究山東媽祖廟分佈的動機，要特別感謝譚世寶教授的熱心善誘、黃曉峰先生“希望有人把地球表面所有的媽祖廟天后宮分佈圖也給描繪出來，那就得到了一個總體的媽祖文化圈的示意圖了”的倡議，以及山東蓬萊正在籌建“中國北方最大的媽祖文化研究中心”所啟示。⁽⁵⁾

山東的媽祖廟大多修建在海運與河運航線的附近，即山東沿海州縣和一些重要的河、海港口及河道沿岸，這是山東媽祖廟最為明顯的一個空間分佈特徵。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山東的媽祖廟至少有四

*閻化川（1974-），現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3級博士生。

**李丹瑩（1980-），現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3級碩士生。



〔圖1〕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首〈府境圖〉中瀕海的登州府境暨山東的部分沿海州縣圖



〔圖2〕當時蓬萊縣境內已建有媽祖廟的水城丹崖山、廟島、長山島、樂家口之地理位置圖

十八座，主要分佈在沿海各州縣，並隨着漕運線路 曹縣，最北端到達德州。茲將其空間分佈及建、修的延伸而深入到山東內陸腹地，最南端到達荷澤的情況列簡表如下。

山東地區媽祖廟分佈簡表⁽⁶⁾

州縣	名稱	位置	建修情況	資料出處	備註
蓬萊縣5	廟島顯應宮	在沙門島(今屬長島縣)	北宋宣和四年建(?)	新編《長島縣志》卷首三頁	疑誤 ⁽⁷⁾
	蓬萊閣天后宮(又稱“靈祥廟”)	在水城丹崖山上	宋徽宗朝敕建(?)。道光十七年英文重修，光緒六年邑人司明三等重修。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光緒《蓬萊縣志》卷三	疑誤
	樂家口天后宮	在樂家海口	不詳	光緒《蓬萊縣志》卷三	
	長山島天后宮	在長山島	不詳	同上	
	馬家村天后宮	在官莊社馬家村	不詳	同上	
寧海州1	天后宮(似應為天妃廟)	在州北十里	元至元四年(1267)建，至大四年修。	民國《牟平縣志》卷二	今年平縣
萊城縣5	成山祠	具體位置不詳	約大德間(1297-1307) ⁽⁸⁾	《道園學古錄》卷四一	官修
	石島天后宮	在石島	乾隆十六年(1751)修建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	道家住持
	召石山天后宮	在縣東召石山下	不詳	同上	同上
	俚島天后宮	在俚島	不詳	同上	同上
	槎山天后宮 ⁽⁹⁾	在槎山	不詳	不詳	同上
萊州府1	天妃廟	在州治正東隅	元代 ⁽¹⁰⁾ 。康熙六十一年(1722)成永健重修，以後續修皆由海商。	萬曆《萊州府志》及乾隆《萊州府志》卷四	1722年後商修
日照縣5	狄水廟(又名“天妃庵”)	在安東衛城西南三里河海交匯處	可能建於元代 ⁽¹¹⁾	康熙《青州府志》卷八	
	城南閣天后宮(或稱“天后祠”)	在城南閣	同治十二年(1873)縣紳許維榕偕紳士重修	乾隆《沂州府志》卷十四、光緒《日照縣志》卷二	紳修
	濤洛口天后宮	在濤洛海口	不詳	同上	
	夾倉口天后宮	在夾倉海口	不詳	同上	
	龍汪口天后宮	在龍汪海口	不詳	同上	
德州2	南回營天妃廟	南回營天妃廟	可能建於元代。天順、成化間兩次重修，嘉靖時宋鏐暨等再修。	乾隆《續德州志》卷五	運河流經
	天后宮	在北廠運河東岸	道光間昌伊蘇建，後遷至城內大營東街。	民國《德縣志》卷四	民修
青島2	天后宮	在今青島市太平路	明成化三年(1467)	徐玉福《媽祖廟宇對聯》，頁148	
	天后宮	在今青島嶗山	不詳	《文化雜誌》2003秋季刊，頁118	
濟寧直隸州2	天妃閣	在城北關	不詳	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十	運河流經
	天后宮	在天井開河北	乾隆三十一年(1766)總河李清時建	同上	合修
曹縣1	天妃廟(或娘娘廟)	在楊晉口	不詳	康熙《曹縣志》卷六、光緒《曹縣志》卷六	賈魯河流經 ⁽¹²⁾

壽光縣1	天妃廟	約在城內“羊角溝”處附近	不詳	民國《壽光縣志》卷首頁24	
莒平縣1	天妃宮	在城北三十里，今已圮。	不詳	民國《莒平縣志》卷二	運河流經
文登縣3	威海司天后宮	在威海司	康熙四十年建（1701），乾隆間重修。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	
	縣南天后宮	在縣南六十里	不詳	同上	
	蘇門島天后宮	在蘇門島	不詳	同上	
威海衛1	天后宮	在衛東北三里	康熙四十八年（1709）守備費倫重修；乾隆年間巡檢唐拱儉重修。	乾隆《威海衛志》卷十	官修
膠州3	天后廟	在老衙門附近	不詳	《民國膠澳志》卷三	可能為民修
	天后廟	在小港廟中	不詳	同上	
	天后廟	在天后公園內	開埠前傅鴻俊與商會共建	同上	商修
即墨縣3	金家口天后宮（又稱“天后聖母行宮”）	在縣北九十里金家口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南北客商建造	同治《即墨縣志》卷十二、新編《即墨縣志》頁679	商修
	女姑口天后宮	在縣西南五十里女姑口	不詳	同上	
	青島口天后宮	在縣西南九十里青島口	不詳	同上	
長山縣1	周村天后宮	在周村	乾隆三十九年（1774）僧緒蒞募建，邑令葉觀海撰記。	嘉慶《長山縣志》卷二	
黃縣3	龍口天后宮	在龍口	道光十九年（1839）修建	乾隆《黃縣志》卷三	
	南關天后宮	在南關	不詳	同上	
	黃河營天后宮	在黃河營	不詳	同上	
嶧縣1	天后聖母宮	在城東南六十里台莊開西	咸豐三年（1853）福建士商重修	光緒《嶧縣縣志》卷十	商修
掖縣1	天后宮	在城西北海廟口	同治年間建修	民國《四續掖掖志》卷五	
福山縣（今屬煙臺）2	煙臺海口天后宮（又稱“福建會館”）	在煙臺海口北大街（今屬煙臺市，今名“煙臺市博物館”。）	光緒十年（1884）福建會館建造	民國《福山縣志》卷五	商修
	煙臺新世界天后宮	在煙臺東南新世界	不詳	同上	
昌邑縣2	天后廟	在縣城節孝祠旁	光緒二十一年（1895）修建	光緒《昌邑縣續志》卷四	濰水流經
	天后宮	在〔北鄉〕下營	光緒二十六年（1900）建	同上書，卷七	船商修建
巨野縣1	天后宮（又稱“白衣堂”）	在城隍廟東北處	光緒二十一年（1895）縣令許廷瑞修建	民國《巨野縣志》卷一	官修
海陽縣1	天后宮	在縣南三里	不詳	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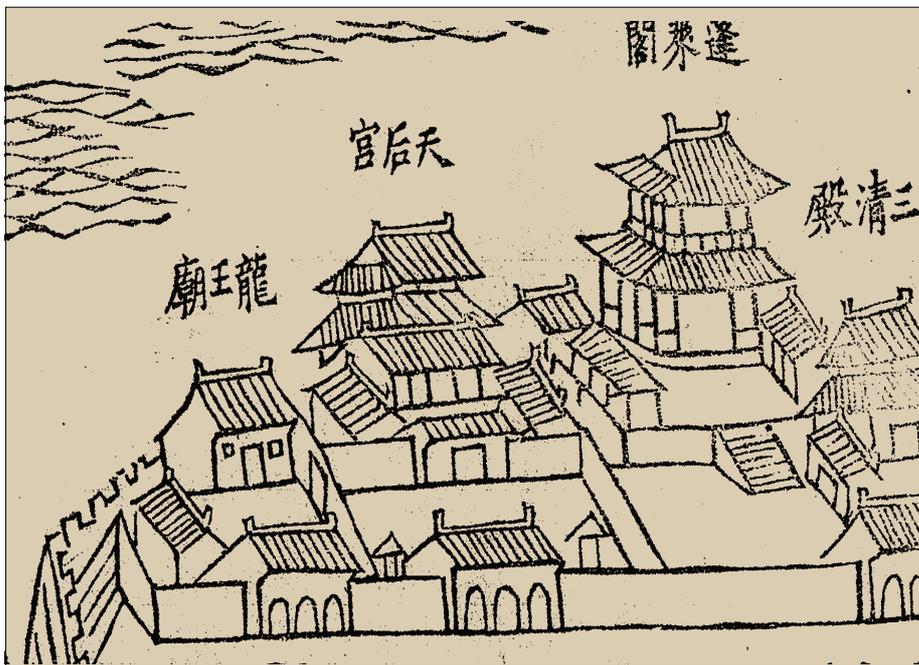
據上表所統計，山東地區的媽祖廟數目已達四十八處之多。然而由於搜集、查閱的資料有限，也會遺漏一些媽祖廟，因此山東地區實際曾存在過的媽祖廟，可能會比本文表中的統計數要大。黃仁宇先生說：“歷史是繼續不斷的，專家的準備工作也永無止期，我們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備。”⁽¹³⁾ 這種情況下祇能根據個人所掌握的資料，對山東的媽祖

信仰加以初步的考察、研究，更深入的研究需要留待以後。此外，在給出這一統計數位之後，感到還有必要再作一些說明。

首先是不同年代刻本的《山東通志》，對山東地區媽祖廟存在情況的記載不一，或者記載較粗，或者乾脆並無記載，這增添了山東媽祖廟統計、考察的難度。例如，筆者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山東通志



〔圖3〕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首〈府境圖〉中位於蓬萊閣西邊的水城丹崖山天后宮俯瞰圖



〔圖4〕下圖是上圖中“蓬萊水城丹崖山天后宮”的放大圖。據此來看，該廟在當時已經頗具規模；而且若按山東的媽祖信俗習慣，龍王為媽祖站班，則龍王廟似也可視為天后宮的附屬建築，故此媽祖廟的規模更為可觀。

即雍正《山東通志》卷二一記載，山東祇有登州府的蓬萊縣有兩處記載：“天妃廟，一在府城北丹崖山之陽，一在北海中沙門島上。”⁽¹⁴⁾而宣統《山東通志》卷三八記載，山東至少在四個州縣有五處媽祖廟存在：1) 德州一處，在南回營西。2) 濟寧直隸州一處，原文這樣記載：“厲壇，在城北關天妃閣東隅。”據此推測，此天妃閣亦位於城北關，



〔圖5〕即墨縣金口天后宮，又稱為“天后聖母宮”，是商船停泊之區，乾隆三十三年由南北客商共同捐資建造。



〔圖6〕廟島（沙門島）媽祖廟，又稱“顯應宮”，俗稱“娘娘廟”，座落在廟島北部，它被喻為“北方第一海神宅院”。此圖據新編《長島縣誌》卷首彩圖，是其外觀圖。



〔圖7〕廟島，古時稱之為“沙門島”，因該島浮在海水中如一僧人狀而得名。該島媽祖廟內的媽祖神像金碧輝煌，莊嚴肅穆。（此圖轉引自 http://www.yantai.gov.cn/cn/content/travel_yt/index_jd_dis.jsp?foo=15022&name=）

但語焉不詳，亦未能發現其它關於此天妃廟的相關記載。3）登州府兩處，位置同上。4）膠州直隸州一

處，在州治東。^{〔15〕}雍正之後，媽祖廟及其記載的大量增加，說明了媽祖信俗在社會上的傳播、影響日漸廣泛，社會認同的程度逐漸提高了。出現這一情況，是與媽祖敕封地位不斷提高、社會影響愈來愈大有關，尤其是雍正敕令沿海各州縣立廟祭祀媽祖之後。

其次，是對山東沿海幾個州縣的媽祖廟統計數位的說明。

1）蓬萊縣的五處媽祖廟。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記載了蓬萊縣有四處天后宮：“一在水城丹崖山上，本名靈祥廟，道光十六年燬，十七年知府英文重修。又一在沙門島，曰靈顯宮。一在欒家海口。一在長山島。”光緒《蓬萊縣誌》卷三在對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三《海防》作補注時這樣記載道：“（丹崖山天后宮）……光緒六年，邑人司明三、張建封、黃宗敬、張吉甫等募緣重修。又一在沙門島，曰靈顯宮。一在欒家口。一在長山島。”^{〔16〕}這與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所記載一致，基本可以斷定蓬萊縣至少有四處天后宮，一般對蓬萊縣天后宮的統計也僅限於此。但是筆者在光緒《蓬萊縣誌》卷十一還新發現有如此記載：“官莊社巨峰、馬家村、張家村、孫家村，在馬家村天后宮設立永綏局，東至老白石，與北洋社接界……”^{〔17〕}由此可知在蓬萊縣境內，除了上述四處天后宮之外，至少在官莊社的馬家村還建有一天后宮。這樣我便把新發現的這一天后宮補充了進來，斷定蓬萊縣有史可稽的天后宮應該由原來的四處更改為五處。

2）文登縣（當時包括威海在內）的三處媽祖廟。乾隆《威海衛志》卷十記載了一座天后宮：“天后宮在衛東北三里，康熙四十八年守備費允倫重修，乾隆□□年巡檢唐拱儉重修。”^{〔18〕}該志修成於乾隆七年，據此可推知所謂“乾隆□□年”應該至少要在該志修成的年代即應在“乾隆七年”或之前，而且可進一步推斷“□□年”應該是一千支紀年。因當時威海衛轄屬於文登縣，故修成於道光十九年的道光《文登縣志》卷七記載：“天后宮在威海，康熙四十八年、乾隆年間重修。”^{〔19〕}對“乾隆□□年”採取了一種“乾隆年間”的含糊記載，乾隆在位六十年，這一含糊其詞，難免會給讀者一個時間斷定誤差較大的印象。而且省

略了重修者的身份、姓名，更容易讓讀者忽略“此天后宮自康熙四十八年之後至乾隆七年左右一直由官方修建”這一事實。儘管如此，仍可推知這二處的記載為同一天后宮。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十一記載文登縣有三處天后宮：“天后宮在縣南六十里。又一在蘇門島，一在威海司，康熙四十年、乾隆間重修。”“在縣南六十里”的天后宮在道光《文登縣志》裡未有記載，或許建於道光十九年之後。⁽²⁰⁾而所謂“康熙四十年、乾隆間重修”的“威海司”天后宮，無疑就應該是與乾隆《威海衛志》所記載的天后宮為同一處；至於時間上的“康熙四十年”，很可能是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在轉抄道光《文登縣志》之記載時出現了脫字而漏寫一個“八”字。因此在本表中處理為：文登縣（及威海）媽祖廟有三處。

3) 膠州的兩處媽祖廟。萬曆重刊《萊州府志》卷四記載：“天妃廟，在州治正東隅。”⁽²¹⁾修成於乾隆二十五年的乾隆《萊州府志》卷四記載：“天妃廟，在州治正東，有司春秋致祭。”⁽²²⁾修成於道光二十五年的《膠州志》卷十三記載：“天后宮在城東南半里，始建不詳。康熙六十一年知州成永健重修，以後續修皆由海商，不具載。”⁽²³⁾可推知萊州府內在明萬曆、清乾隆時“在州治正東”方位的天妃廟與道光二十五年之前“在城東南半里”的這處天后宮，應為同一處。之所以所處地理方位的記載不同，是因為城市的擴大而致使該天后宮方位有所變化。而且從記載中可以看出，這一天妃廟原來是由官方修建、控制，道光年間才開始“私有化”，由民間的海商“續修”。明清時期膠州隸屬於萊州府，為尊重史實，在表中則將此天妃廟歸屬於萊州府。

另外，據記載膠州有三處天后宮：

1) 民國《膠澳志》卷三曾出現一處“天后公園”，有如下部分表格及文字⁽²⁴⁾：

接收時名稱	舞鶴公園
面積	二十六畝
接收時原列面積	一.六六（畝）
接收後增加工作	修整
備考	在天后宮側多植迎春花

據此推測，此處肯定存在一處天后宮，但是其具體地理方位不詳。

2) 該志同卷記載：“天后之祀，不見於正史，然漁航業奉祀維謹，故沿海口岸恆有是廟。廟東有老衙門，為章高元建衙之所，二者均屬開埠以前所建，純粹華式，為本埠所罕觀。初，德人嘗欲毀廟，因華商傅鴻俊等竭力阻止，今年商會復集資修理，廟貌一新。今漁航移泊小港廟中，則雜供財神地祇，一般迷信之市民朔望入廟拈香祈福。”⁽²⁵⁾可見在“老衙門”附近還有一處“天后廟”。又據“今漁航移泊小港廟中”一句，可推知此天后廟原來在老衙門，後來移到了小港廟中。據此，這裡事實上應該曾分別存在着老衙門天后廟、小港廟天后廟兩座廟。

因此城東（南）的天后宮暫歸為萊州府，舞鶴公園天后宮、老衙門天后廟、小港廟天后廟似不在同一處，暫定“膠州應有三處媽祖廟”並俟考。

4) 日照的五處媽祖廟。康熙《青州府志》卷八記載：“狄水廟，城西南河海交匯之處，今改為天妃庵。”⁽²⁶⁾乾隆《沂州府志》卷十四明確記載：“狄水廟，城西南三里河海交匯之處，祀天妃。”⁽²⁷⁾光緒《日照縣志》卷二記載：“城南閣天后祠，同治十二年縣紳許維榕偕紳士重修。……天后宮，在濤洛、夾倉、龍汪各海口。一在衛城西南三里河海交匯處，名狄水廟。”⁽²⁸⁾很明顯，狄水廟、狄水廟是同一處奉祀天妃的媽祖廟，後來改名為“天妃庵”。至於狄水廟、狄水廟始建何時、原祀何神，俟考。另，嘉靖《青州府志》、康熙《日照縣志》、咸豐《青州府志》，均未見媽祖廟的記載。本表暫把日照境內的媽祖廟處理為五處。

總之如上表所統計，元代建立的媽祖廟大概有十二處，其餘三十餘處多為明清所建。據對此問題首先作了較全面系統研究的李獻璋先生認為，山東地區在宋代並無媽祖廟。筆者亦以為然，故在上表中對於號稱“始建於北宋云云”的廟島顯應宮、蓬萊閣天后宮又特別在“備注”中明確注明“疑誤”，並在本文第二部分做了辨析、更正。後來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山東媽祖廟宋代說”等新說，筆者認為這可能是與其對山東媽祖廟史料的誤解有關，關於此

問題的論述亦請參看本文第二部分。明清期間媽祖廟的大量出現，大概與其世俗化有關，這時媽祖廟多由紳、商、民和會館修建，山東媽祖信俗的“官性”色彩逐漸淡化，“商民性”色彩則漸增。這四十八處媽祖廟，其中沿海地區建有媽祖廟三十多處，內地建有媽祖廟十餘處，顯然山東媽祖信俗主要是集中分佈在沿海一帶，內地的媽祖信俗分佈則較為分散。沿海地區的媽祖廟多分佈在南來北往的海運線附近，內地的媽祖廟多分佈內河漕運線附近。山東媽祖廟的大量存在及其空間分佈情況，表明了媽祖信仰是沿着海運線和內河漕運線完成它在山東地區的傳播的。由於古代航海技術的不發達，海運必須要不斷地與陸地保持密切聯繫，以便及時避風、泊船、給養等，這就使得媽祖信徒在其航海過程中通過接觸性傳播把媽祖信仰帶到了山東各地。

山東是沿海大省，海岸線長3,000多公里，天然港灣密佈，是古代南北海運航線必經的一段。當時的海運及其海道情況，根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所引“邱濬論曰”記載，秦朝時已經有了海運之法，唐代曾利用海運轉輸東吳粳稻供給幽燕，元代海運成為供給整個國家需要的運輸大動脈，南糧北運，直抵直沽。其海運航線如下：

海運之道，起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洋，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29)

海上運輸不但快捷，而且成本低，“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途經山東的這段航線，據隆慶五年(1571)山東巡撫梁夢龍所上的《海運議》記載：“嘗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而且山東沿海州縣的這段航線歷來被山東

地方的官吏看重，認識到“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既可以確保國家京師的需要，還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如道光《文登縣志》卷七記載：“海運……明初因之，一歲兩運，而境內藉以殷富。”(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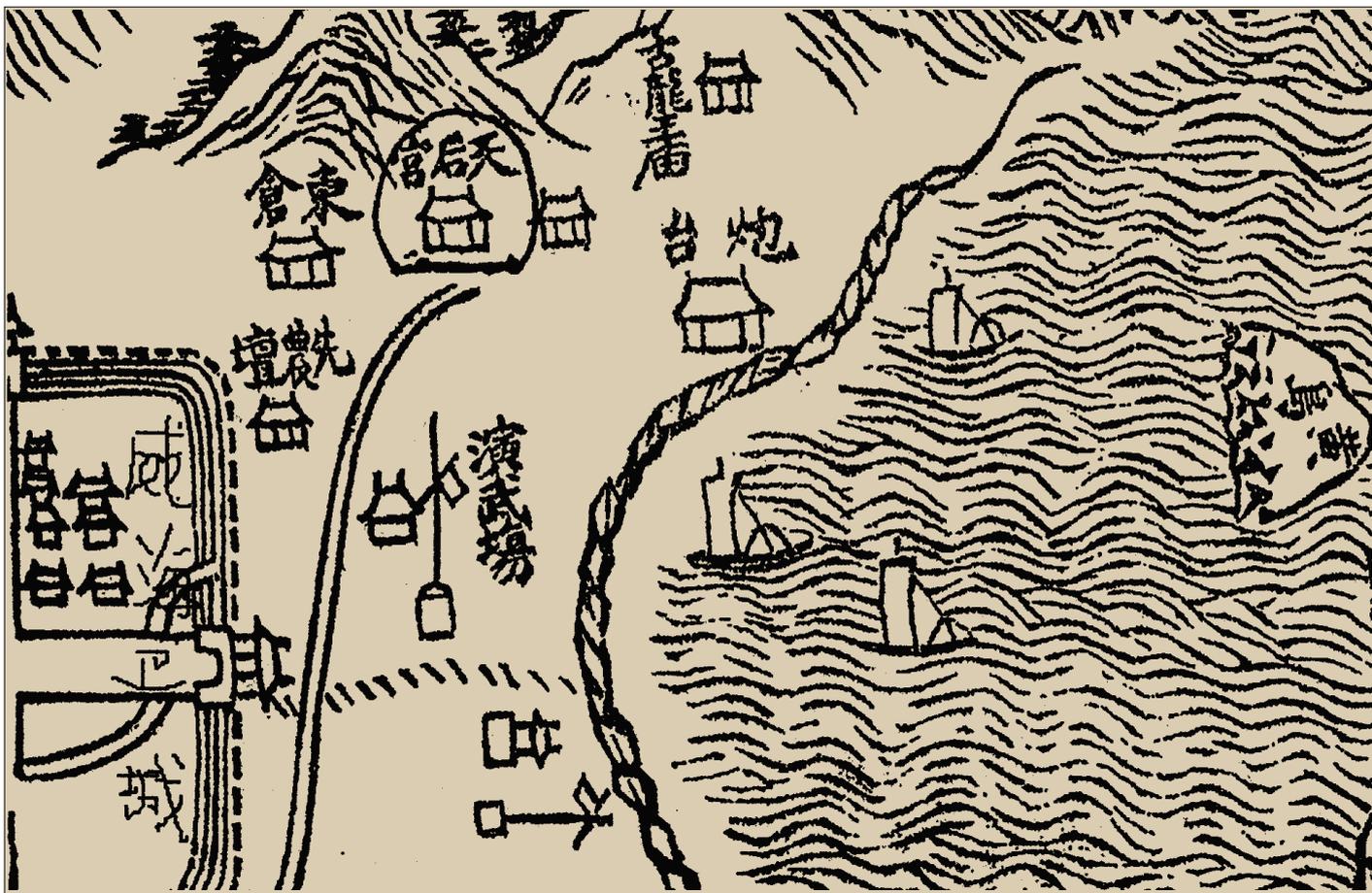
山東段海運航線的開通，特別是當時登州已成為隋唐之後中國至高麗、日本的一段最短最安全海運航線的起始點，賈耽《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對此段航線有較詳細地記載。(31)石奕龍先生說“媽祖信仰的傳播首先是沿着中國的海岸線傳播的”，此說甚是。媽祖信仰傳入山東，是在登州成為閩商與高麗等進行海外貿易的一個重要中轉站後，就使得媽祖信仰在驚濤駭浪的顛簸中較早被其信徒們首先循海運線北下傳播到了山東(甚至海外)地區。上表所統計的山東媽祖廟，大多是在當時海運線上的一些港灣、海口、島嶼而修建，而且較之於內陸的媽祖廟修建時間較早，就是一個力證。

媽祖信仰在山東地區的較廣泛傳播應該是在元代開始。元代對海運的空前依賴與重視，提昇了媽祖的政治地位與社會影響，媽祖信仰隨着漕糧北上的海運線在山東得以較快傳播。媽祖信仰的傳播，理論上應該首先傳播到海運必經山東的第一站，然後再沿海運線由南向北依次傳播開來。但是由於山東各地港口位置的重要性不同及民俗信仰的諸多因素影響，其實際的建廟時間未必就是這樣從南而北依次修建的。如上表所統計，在元代所修建的天妃廟，有官修的成山祠、寧海州天妃廟、膠州天妃廟等。而日照安東衛天妃庵雖然是海運進入山東界的第一站，但據史料記載表明，它沒有在元大德間(1297-1307)修建的成山祠建廟時間早。而寧海州天妃廟在北海運航線的地理位置排序上要在成山祠之後，但它是在元至元四年(1267)修建，又早於成山祠。

媽祖信仰在元代是怎麼傳入山東地區的呢？首先，它沿着海運線傳入了山東沿海地區。其次，它沿京杭運河等內河漕運線進入元大都(今北京)的途中使媽祖信仰在山東境內傳播開來。這與媽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區的傳播非常相似。(32)當然，媽祖



〔圖 10〕乾隆《威海衛志》卷首〈威海衛志境圖〉中的“天后宮”。天后宮在威海衛的東北方位上，已劃圈標出。



〔圖 11〕此圖是對上圖威海衛“天后宮”的放大圖

信仰的實際傳播肯定不會是簡單的一條線，而是以這條線為依託，首先在沿海港口地區出現了各處媽祖廟，然後隨着內河漕運線傳播到山東各地；並在媽祖信仰集中的地方，信徒們捐資修建了規模不等的媽祖廟。

媽祖信仰沿海運線傳入，稍加考察在沿海分佈的幾處天妃廟便可清楚。如安東衛天妃庵，曾有元人海運泊舟處的古廟遺蹟，這表明元代海運線確實曾經此地。因為安東衛“為汎海必經之道。……船多泊此候風，實北海道之咽喉也。”⁽³³⁾ 據史載：

自江南海州安東界入山東境海道第一程也。……自鶯遊山……東北濤洛口，約一百九十里，可容船十餘隻。又至夾倉口十七里，可容船二十隻，回避望海石。又東至石白口三十里，可容船六七隻。……又東至龍汪口四十里，可容船三十隻。……其餘狄水口、沙灣二處，係西南經過僻路，遇急亦可泊舟。⁽³⁴⁾

另據記載：“（日照）城南閣天后祠，同治十二年縣紳許維榕偕紳士重修。……天后宮，在濤洛、夾倉、龍汪各海口。一在衛城西南三里河海交匯處，名狄水廟。”⁽³⁵⁾ 而在引文中所提到的濤洛、夾倉、龍汪、狄水這些供船隻避風、候風的港灣、海口，後來均建了媽祖廟，顯然這決非偶然巧合，而是與當時的海運線有着某種密切聯繫。換言之，正是從事海運的媽祖信徒在途經該地時為祈求媽祖庇祐才修建了這些媽祖廟，從而把媽祖信仰傳入了山東。媽祖信仰僅在日照一縣便由元代一處媽祖廟發展至清代的五處，可知其在山東沿海傳播力已明顯增強。

處於元代海運線必經之處的成山祠的修建，是為了祈求漕運平安而由官方修建。成山頭地理位置險要，“運道惟成山最險，而為南船必趨之路。自膠州靈山以東，有釜山、勞山、白蓬頭礁，過成山直至九嶽口一路，惡礁林立，而成山門入海，又有始皇橋、臥龍石突峙海中，狂濤漩狀，往往碎舟，舟人視為畏途。”⁽³⁶⁾ 據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十一〈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噶齊兼管內勘農

事黃頭公墓碑〉記載：“公……其政有可書者……九日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凡十餘處……舟行以成山為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另據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十五〈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張公墓誌銘〉記載：“……上嘗命公亟香祀天妃於成山。公不憚險遠，躬詣其處，禮成而退。”因此可能在元代大德年間此地就已經創建了祭祀天妃的成山祠，因為像虞集那樣“依賴漕運的元代官吏在險要之地建立媽祖的神祠是理所當然的”⁽³⁷⁾。

媽祖信仰在元代開始向內地傳播，主要是以京杭運河為載體。在運河北至南流經山東境內的德州、荏平（今屬聊城）、濟甯、曹縣（今屬荷澤）等地，均建有天妃廟，這說明媽祖信仰已經傳播至運河兩岸及其附近等。如運河在德州出山東境，“舊無天妃廟”的德州修建了媽祖廟；在“漕河襟喉”的濟甯入山東境，濟寧“當漕艘孔道，商民帆檣往來”，在運河北岸也修建了媽祖廟。⁽³⁸⁾ 賈魯河流經曹縣，也是運河漕運的一段支線，曹縣天妃廟的建立便是天妃信仰循內河漕運線而傳播到山東內地的一個力證。⁽³⁹⁾

媽祖信仰傳入山東的幾個問題

在媽祖信仰最早傳入山東的問題上，早期研究媽祖文化的著名日本學者李獻璋先生推測元大德年間所建的成山祠，大概是山東最早的媽祖廟。⁽⁴⁰⁾ 據此，筆者認為李獻璋先生在此應是否定了山東蓬萊閣及廟島媽祖廟宋代建廟之說。對於這一看法，此後學術界相繼提出了一些新意見。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蹟的初步調查〉指出山東最早的天后宮是“長島縣廟島天后宮和蓬萊閣天后宮”，廟島天后宮係“宣和四年福建海商倡建”，“後殿尚存宋鑄天妃坐像等”；蓬萊閣天后宮“據英文〈重修天后宮記〉而推斷為“宋徽宗朝敕立”，又據光緒十年（1884）所立碑〈重修天后宮記〉進一步推斷為“崇寧間（1102-1106）”建廟。⁽⁴¹⁾ 李玉昆〈媽祖信

仰在北方港的傳播〉一文在頁 112 認為宣和五年（1123）之前，媽祖信仰的“信仰範圍沒有超出福建”；但在文中頁 113 卻說蓬萊閣天妃宮據〈蓬萊閣志〉“時在宣和四年”，並云北宋密州“板橋鎮天妃宮是元豐年間（1078-1085）楊景略奏請朝廷批准建立的”⁽⁴²⁾。陳高華〈元代的天妃崇拜〉一文認為成山天妃廟祇是一座臨時性的媽祖廟，不在祀典之內。⁽⁴³⁾陳佳榮〈萬里海疆崇聖妃——兩宋媽祖封祀辨識〉一文認為蓬萊一帶聖妃廟的始建缺乏早期文獻的記載，清中葉後“廟記的說法不一，含混不清”，對於靈祥宮所祀海神是否即媽祖、是否可能在崇寧間立廟、甚或宣和首封之前即已在蓬萊、廟島建廟等問題持懷疑態度。特別是對“蓬萊閣西偏”媽祖廟的始建年代最為疑惑，認為自相矛盾，最後斷定這二處媽祖廟“似應在宋代所建”。⁽⁴⁴⁾陳尚勝〈清代的天后宮與會館〉一文也斷定是在宋代所建。⁽⁴⁵⁾金秋鵬〈媽祖信仰與海上交通〉一文則將媽祖信仰最早傳入山東的時間限定在“南宋”。⁽⁴⁶⁾

在這一問題探討上的最新意見是石奕龍〈媽祖信仰沿中國海岸傳播的主要媒介〉一文：

例如在北方地區，最早建立的媽祖廟是山東登州府蓬萊縣蓬萊閣的媽祖廟和長島媽祖廟。蓬萊閣媽祖廟始建於宋徽宗時期，據清代道光十七年（1837）登州知府英文所寫的〈重修天后宮記〉載：“登州備倭，城之西北隅故有蓬萊閣。因山為基，俯逼海濱，海舶往來，恆指閣以定海道。宋徽宗朝敕立天后聖母廟，乃於閣之西營建焉。殿宇巍然，神靈丕著，居賈行商，有禱輒應，水旱偏災，有禱輒應。”〔原注 1：《蓬萊縣志》卷十二藝文上〕而在光緒十年歲次甲申（1884）立的〈重修天后宮記〉則說得較具體：“宋崇寧間（1102-1106）於蓬萊閣西建靈祥宮祀海神，曆元暨明屢賜碑額。”另外，與蓬萊閣隔海相望扼守渤海航路的廟島（沙門島，今為長島），據稱是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由福建會館的海商、船主、船工等倡議出資修建的，曾有三百多條航模供奉於廟中，

以托佑于媽祖。〔原注 2〈天后史蹟的初步調查〉，《海交史研究》1987 年 1 期，頁 56。〕由此看來，它們都是在媽祖信仰形成後沒多久就由福建海商與船主、船工建立的，是中國北方最早的媽祖廟。⁽⁴⁷⁾

石先生再次提出了“中國北方最早的媽祖廟就由福建商人等在蓬萊與廟島建立”，即蓬萊閣媽祖廟“崇寧說”、廟島媽祖廟“宣和四年說”的論斷。

而且需要順便指出的是，石先生等在引用資料的時候，均出現了一個失誤，即把引文第一句“登州備倭，城之西北隅故有蓬萊閣。……”的標點斷錯；抑或是他所引用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蹟的初步調查》的原文便是如此。然而石先生卻在其注釋（1）表明是引自“《蓬萊縣志》卷十二藝文上”，而不是轉引，這就是理解有誤了。筆者認為此處的斷句應該這樣斷開：“登州備倭城之西北隅，故有蓬萊閣。……”因為：1）顧炎武《肇域志》卷四記載：“水城在大城北，相連，原名備倭城，由水閘引海入城中，名小海，為泊船之所。”⁽⁴⁸⁾ 2）雍正《山東通志》卷四記載：“水城在大城北，原名備倭城，本宋之刀魚寨也。……”卷九記載：“備倭城，即新開海口，明洪武九年知州周斌奏設登州衛，置海船運遼東軍需……後以倭夷襲寧海而防禦倍嚴，世謂之備倭城雲。”⁽⁴⁹⁾ 3）乾隆《續登州府志》卷五記載：“備倭城，即新開海口，明洪武九年知州周斌奏設登州衛，置海船運遼東軍需……”⁽⁵⁰⁾ 4）光緒《蓬萊縣續志》卷二記載：“水城，即宋刀魚寨。明洪武九年設登州衛，置海船運遼東軍需……後因備倭立帥府於此，名備倭城。”⁽⁵¹⁾等等。顯而易見，“備倭城”是一個概念而不能斷開，可參看〔附圖 14〕〈備倭城〉。另外，會館起源於明朝後期，從明萬曆時期（1573-1620）開始從京城發展到一般商業城市甚至市鎮。自從會館制度出現以後，福建商人會館就已在外地出資興建了一些天妃宮。試問“福建會館”怎麼可能於“宋徽宗宣和四年”出現？又怎麼能夠“倡議出資修建”廟島媽祖廟呢？

下面就蓬萊閣媽祖廟及廟島媽祖廟的始建年代試做分析、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1) 蓬萊閣西的海神廟是“廣德王廟”，即“龍王宮”，而不是媽祖廟，其始建時間等與蓬萊閣媽祖廟無關。據記載：

廣德王廟：在府城西北，祀東海神，唐貞觀中建。(52)

據明代任萬里〈海廟祀典考〉記載：

……則廟建於唐不亦為可信哉。……乾德六年(968)有司請祭東海，使萊州以辦品物。開寶五年(972)詔以縣令兼祀事，……六年大修海廟，規制煥然一新。仁宗康定二年(1041)又封海神為潤聖廣德王，徽宗遣使祭東海於萊郡，孝宗時太常少卿林栗請照國初儀立春以祀之。宋未嘗不以海廟為重。……(53)

另據記載：

廣德王廟：天后宮西，唐貞觀年建，元中統三十八年修，明洪武十八年指揮謝規監修，學士謝溥記；萬曆中參政李本緯、知府徐應元重修，即今龍王宮。(54)

龍王宮：在畫橋西，明永樂五年建，祭以春秋仲月。又一在水城天后宮西偏，即廣德王廟，唐貞觀間建，元中統間修，明洪武十八年指揮謝規、萬曆間參政李本緯、知府徐應元各重修。(55)

再據宋代朱處約〈蓬萊閣記〉記載：

……嘉祐辛丑(1061)治邦踰年而歲事不愆，風雨時若，春蓄秋獲，五穀登成，民皆安堵，因思海德潤澤為大，而神之有祠，俾遂新其廟，即其舊以構此閣，將為州人遊覽之所……(56)

清代豫山〈重修蓬萊閣記〉記載：

郡城之北有城焉，明之備倭城也。城北面踞丹崖山，下臨大海，高凡十餘丈，上有蓬萊閣焉。舊為海神廣德王祠，蘇文忠公守登州時，禱於此而見海市者也。閣建於宋嘉祐中，太守朱處約就海神祠舊基構建之。……(57)

綜合上述記載可知，“水城天后宮西偏”的海神廟建於唐代貞觀年間，宋代屢加翻修、敕封、祭祀，已納入官方祀典。蓬萊閣的修建時間是郡守朱處約在“宋嘉祐中”，而且可以進一步斷定為“嘉祐辛丑(1061)”，顯然此海神廟在“嘉祐辛丑”之前即已存在，朱處約不過是將該廟稍往西偏遷移，蓬萊閣則“就海神祠舊基構建之”。此海神廟且明確記載是“海神廣德王祠”，奉祀的是東海龍王廣德王，而不見奉祀媽祖的記載。雖然明代閩士選《鏡石記》記載媽祖在蓬萊一帶俗又稱“龍女”，“民相傳為廣德王第七女”(58)，但是明代的這一習俗並不能證明宋代媽祖已並祀此廟中。因此海神廟不是媽祖廟，其建廟歷史與蓬萊閣媽祖廟無關。〔請參看本文附圖2-4〕

2) 靈祥廟是海神廟，也不是媽祖廟。據記載：

天妃廟：一在府城北丹崖山之陽，一在北海中沙門島上。按，天妃福建莆田人，……瀕海郡縣建祠祀之。宋崇寧間賜額靈祥。元天歷中改額靈應，加封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皇清康熙十九年淮江閩廣各府鎮奏請，詔封為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59)

據明代陳鍾盛〈蓬萊閣記〉記載：

予以丙子(1636)秋奉命守登，……予抵登之年，竭蹶砥礪，積粟儲器，以戒不虞，幸而鯨波載息，……時因葺治城垣，修建海神、天妃諸廟，以為國祝釐，為民祈禱，用紀其事與予之意，以告登眾，以貽後來有如此者。(60)

另據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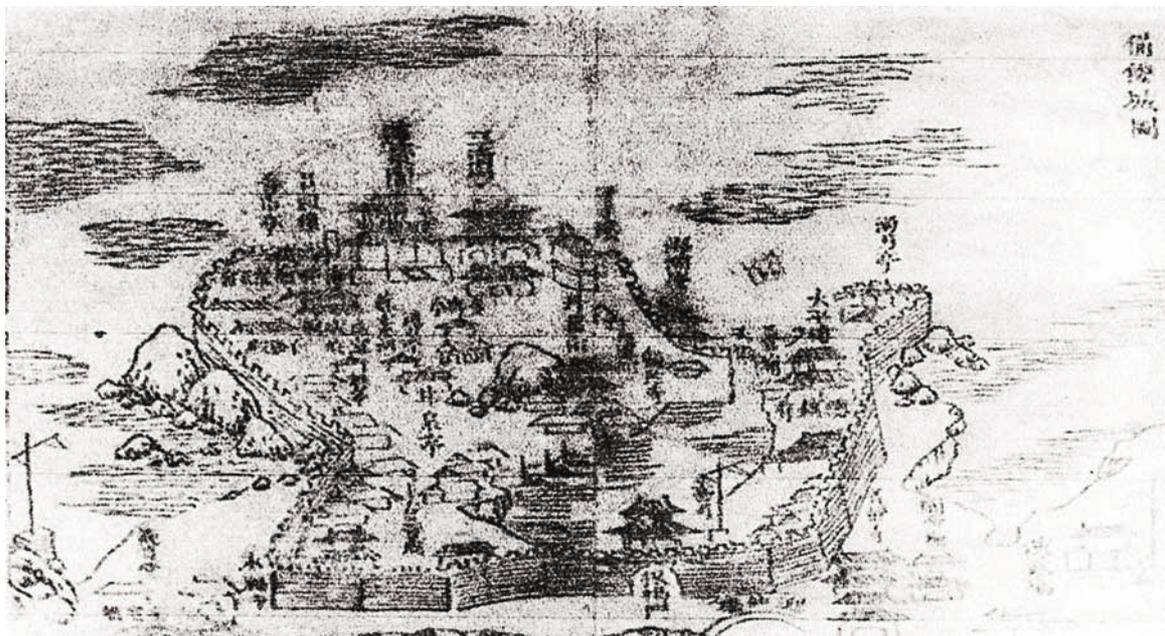
海神廟：即靈祥廟，在丹崖山。宋崇寧間賜額，元至正間加“感應神妃”碑額，順帝元統十三年加號為“輔國護聖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國朝康熙二十三年封天后，乾隆三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天后聖母”，二十二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天后”，五十三年加封“顯神贊順慈惠碧霞元君”。嘉慶五年加封“垂慈篤佑天后聖母元君”，道光六年加封“安瀾利運”匾額，頒降祭文，春秋致祭。十六年英公文重修，有記。⁽⁶¹⁾

清代英文所寫〈重修天后宮記〉，原文如下：

古聖王之制祀也，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祈民福答神庥也。後世更制為宮室，崇為殿寢，肖為像貌，以求神之式憑焉，故福應如響，歷千載而益著，何者？感之誠則來假來饗，神固依人而

行者也。登州備倭城之西北隅，固有蓬萊閣，因山為基，俯逼海滢，海舶往來，恆指閣以定海道。宋徽宗朝敕立天后聖母廟，乃於閣之西營建焉，殿宇巍然，神靈丕著，居賈行商，有禱輒應，水旱偏災，有禱輒應。文承乏斯郡，迄今八載，春秋時祭，常得展敬焉。往歲十月，正殿寢宮不戒於火，都人士咸請更新之，因捐俸以為倡，閱若干月而賞集，若干月而工竣，復請為文以紀終始，乃語之曰：郡處海濱，民貧土瘠，故四民錯處，農末相資，多泛海以謀生者而行，則帆檣安楫，居則暘雨順時，神之福吾民也，可謂至矣。廟貌之新固宜，而諸君子能毅然成之，以仰答神庥，亦可謂知先務矣。用是藹誠之感，而神之假以佑我四民於無既也。⁽⁶²⁾

綜上所述，此處上引文雍正《山東通志》祇是記載了山東蓬萊閣與沙門島有天妃廟這一事實，並未記載其始建的時間。“宋崇寧間賜額靈祥”云云，顯然是修志者所加之“按語”內容，是對祖敕封敕史的追述，故不論其追述是否全部正確，這裡也不至於應該發生將“按語”內容誤作“正文”內容而引起理解



〔圖 14〕山東登州府蓬萊縣水城西北隅蓬萊閣附近的備倭城圖（據 <http://www.8xian.com/penglaige/beike/beiwochengtu.htm>）

上的歧義。因此筆者認為“宋崇寧間賜額”云云，純屬誤解。另，引文〔2〕陳鍾盛明確指出了“修建海神、天妃諸廟”，可見明崇禎時對“海神、天妃諸廟”的區別是非常清楚的，海神廟是海神把“按語”中所說的“宋崇寧間賜額”的靈祥廟、“元天歷中改額”的靈應廟斷定為是一處廟。如英文〈重修天后宮記〉以及〈蓬萊閣志〉“時在宣和四年”云云，大概就是如此。媽祖首次受到敕封是在宣和五年八月，而在宣和四年，蓬萊閣媽祖廟如何能“未卜先知”地提前得到敕封呢？因此“宋崇寧間賜額”的靈祥廟、“元天歷中改額”的靈應廟顯然不可能是媽祖廟，“宣和四年敕立天后聖母廟”亦不可能，《蓬萊閣志》的記載肯定有誤。由此可見，這類把媽祖祖廟敕封經過誤作其他廟之褒封的錯誤不但在福建等地存在，在山東蓬萊閣媽祖廟與廟島媽祖廟的記載中也出現了。至於媽祖“宣和四年首封”的誤傳更是普遍，在山東其它州縣的地方誌記載中也屢有出現，如道光《膠州志》卷十三“天后宮”條記載說：“天后姓林氏，……瀕海郡縣多建祠祀之。宣和四年始賜順濟額……”⁽⁶³⁾就是一個例子。另據光緒《增修登州府志》卷首〈府境圖〉中所放大的蓬萊水城丹崖山天后宮來看，海神廟、天后宮雖然鄰近而不是同一座廟，且天后宮在當時頗具規模，可參看〔附圖4〕〈水城天后宮〉。

3) 所謂“蓬萊閣媽祖廟”與“廟島媽祖廟”均不可能在宣和四年建廟。

眾所周知，宣和四年路允迪奉命出使高麗，次年八月回國後才有賜其祖廟之廟額“順濟”的首次敕封，因此媽祖實際是在宣和五年(1123)八月受到敕封，李獻璋先生《媽祖信仰研究》一書頁89-94對此已作精闢考證，此不贅述。顯然蓬萊閣媽祖廟是不可能提前在宣和四年“敕建”的。如果道光《蓬萊縣志》所記載的“海神廟即靈祥廟”無誤，那麼可以確定靈祥廟暨靈應廟仍是指海神廟(龍王宮)而非媽祖廟。英文〈重修天后宮記〉追記蓬萊閣媽祖廟是在“宋徽宗朝敕立”，其實是把它聖墩祖廟首封之事誤作了蓬萊閣媽祖廟。既然是“敕立”，當然是官方另外新建一座廟，而不是指原來的海神廟、靈祥廟暨

靈應廟了。且其建廟伊始便被納入官方體系而不再是單純的民間信俗了，“春秋時祭”的記載說明了這一點。至於所謂“天后聖母廟云云”，自然是英文追述這一段歷史時採用媽祖後來的封號，因為有宋一代媽祖尚無此敕封。因此蓬萊閣媽祖廟並無明確可信的史料記載是在宋代修建，顯然更不可能是在宣和四年及其之前所修建了。對此問題的深入探討，容俟專文另論。

廟島顯應宮同樣也不可能在宣和四年建立了媽祖廟。雖然理論上在宣和五年首封之前媽祖信仰有已在民間傳播的可能，但實際上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因為登州蓬萊等地在北宋天聖初年(1023)之後便被封港，成為軍港、禁區；而廟島(北宋稱為“沙門島”)則是北宋犯人的流放之地，尋常船隻、人等是不允許在其附近泊船靠岸的。政和四年(1114)北方唯一的市舶司所在地密州也被封港，更是斷絕了媽祖信仰北傳的可能。⁽⁶⁴⁾再，“沙門島”之古稱被“海神娘娘廟島”所取代，也不是因為建有媽祖廟之故，而是因為“上有龍女廟”，所以才被“今人稱為廟島”。媽祖信仰影響越來越大之後，後人便根據媽祖在蓬萊一帶俗稱“龍女”、“民相傳為廣德王第七女”、“蓬萊民瀕海者，多奉海神尤切”、“常聞海神靈應，凡越海者過廟必禱”等民俗⁽⁶⁵⁾，才逐漸附會出了“龍女”就是“海神”、“海神娘娘”即媽祖，而顯應宮即媽祖廟，並由此上溯至顯應宮是廟島媽祖廟的始建。其實宣和四年敕封“廟額顯應”之廟，很可能是“龍女廟”，與媽祖無關。⁽⁶⁶⁾

4) 海神廟未必就是媽祖廟，海神同樣未必就是媽祖。

為更深入地探討山東媽祖廟的始建問題，必須弄清楚山東海神是否就是媽祖的專稱和代稱這一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山東地區海神廟內所奉祀的“海神”大多可能是“媽祖”，提出山東的“海神即天妃(媽祖)”的觀點。但是據我們所考察，山東地區海神廟內供奉的神主其實並不一定就是海神天妃，而往往是龍神。山東龍王廟的存在相當普遍，如登州府一府即有二十三處，萊州府一府即有十一處。即

使並不鄰海的府縣也有大量的龍王廟存在，如兗州府有十二處，東昌府（今聊城）有六處，且有兩處龍女廟也可視為龍神崇拜的附庸。建立在元代以前（含元代）的山東地區的龍神廟，據初步統計就有十七處。龍神崇拜遍佈山東的原因是其神職能已不僅限於庇佑海運，更多的是被賦予了穰早求雨之功

能，故在容易受到旱澇自然災害威脅的內地百姓的心目中更受歡迎。而山東地區的海神廟雖然也大量出現，但大多局限在沿海附近，其影響範圍頗為有限，而且其廟內奉祀的神主也未必就是海神天妃，而是另有其神或者不詳。據初步統計，山東的海神廟約為十九處。如下表：

名稱	神主	始建	關鍵記載	資料出處	備註
海神廟	海神	秦	文登縣南六十里，“相傳秦始皇造石橋欲渡海觀日，海神為驅石。”…… ⁽⁶⁷⁾	《明一統志》卷廿五、雍正《山東通志》卷廿一	此為山東最早的海神廟
琅琊臺海神廟	東海神	西漢	“諸城縣海神廟，祀四時，在城東南琅琊臺上，亦曰四時祠，奉祀八神之一，漢宣帝祠四時於琅琊，即此。祀四海之一也。載在祀典。”	雍正《山東通志》卷廿一	漢宣帝在位時間約公元前73-前49年
海水祠	不詳	東漢	《漢書·地理志》：臨胸有海水祠。	《大清一統志》卷一三八	
海神祠	不詳	隋	《元和郡縣志》：掖縣海神祠在縣西北十七里，隋大業間（605-618）建…… ⁽⁶⁸⁾	《大清一統志》卷一三八、雍正《山東通志》卷廿一	
蓬萊閣西海神廟	東海龍王	唐貞觀間（627-649）	“蓬萊閣……本海神廟基，宋治平中郡守朱處約移廟西置平地，……”“水城龍王宮，……即廣德王廟。唐貞觀間建，元中統間修……”	《齊乘》卷五、道光《登州府志》卷十一	此廟即東海廣德王廟 ⁽⁶⁹⁾
啣蠅嘴海神廟	蕭王（柳毅）	唐代	“利邑東北皆面海……爰於海口立廟，神曰蕭王，相傳為唐之洞庭君柳毅。……”	乾隆《利津縣志》卷十《藝文志》頁70	據俞調元《重修啣蠅嘴海神廟碑記》
東萊海神廟	東海龍王	或在唐末五代	《萊州府記》記載：“東萊海神廟塑一姥，旁臥一犬。相傳姥為孫氏母……宋太祖微時過孫氏門，犬忽大吠……”	雍正《山東通志》卷三六《雜記》頁17	是否與萊州府東海神廟為同一處不詳
板橋鎮海神廟	不詳	元豐六年	“元豐六年（1083）起居郎楊景略使高麗還，請立海神廟於板橋鎮。……”	道光《膠州志》卷三四《大事》頁6 ⁽⁷⁰⁾	此廟肯定不是奉祀媽祖 ⁽⁷¹⁾
海神廟	不詳	至大四年之前	“海神廟在州城北十里貉子寨土城內。元至大四年（1311）知州姜汝嘉重修，碑文已泐。”	同治《寧海州志》卷八《祀典》頁6	
海神廟	不詳	元延佑間	“海神廟，在縣東二十里，元延佑間（1314-1320）知縣路遠重修。”	嘉靖《青州府志》卷十《祀典》頁37	

安東衛海神廟	不詳	元代	“海神廟，在城東南八里，原有古廟遺蹟，即元人海運泊舟處，嘉靖年間（1522-1566）重建。”	乾隆《沂州府志》卷十四〈秩祀〉頁16	據此應建在元代
膠州海神廟	不詳	天順六年	“海神廟，在州城東南，天順六年（1462）知州董籍建。萬曆四年（1576）知州樓懋中重修，……”	萬曆甲辰（1604）重刊《萊州府志》卷四〈祀典〉頁17	廟有多處記載 ⁽⁷²⁾
石臼所海神廟	不詳	不詳	“海神廟，在石臼所……”	康熙《日照縣志》卷八〈寺觀〉頁4 ⁽⁷³⁾	
海神廟	龍王	不詳	“海神廟，俗名龍王廟，有二，一在廟前，一在祭祀臺。”	乾隆《威海衛志》卷五〈祠祀〉頁4	有二處。
海神廟	不詳	不詳	“海神廟，在縣南三里〔丁字嘴上〕。”	乾隆《海陽縣志》卷四〈祀典〉頁29	
海神廟	不詳	不詳	“海神廟，在〔黃〕縣南關。”	乾隆《登州府志》卷三〈祀典〉頁7	
蘇門島海神廟	不詳	不詳	“蘇門島，在縣東南海中，……上有海神廟……”	道光《文登縣志》卷一〈山川〉頁11	
海神廟	不詳	不詳	“海神廟，在東門外海涯。”	道光《榮成縣志》卷五〈祠祀〉頁10	

從上表的統計中可以看出，山東地區至少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封禪泰山東巡之時便已經流行海神信仰，此後海神廟開始大量在山東主要是沿海地區出現。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沿海百姓以海維生，海神崇拜自然較普遍，修建海神廟便是為了祭祀海神、祈求庇佑的方便。自西漢宣帝時至隋唐，已經有了四處海神廟，可見山東地區的海神信仰得到繼續發展。宋元之後，山東地區的海神信仰繼續流行開來，又新建了至少四處海神廟；特別是在元代，新建了至少三處海神廟，這當然與元代海運事業發達關係甚大。明清以來山東地區的海神信仰更為普遍了，新建了至少七處海神廟。另外從海神廟所奉祀的神主來看，海神由“海神”、“東海神”而演變至龍神、“東海龍王”，雖間有雜神雜祀，但多以“東海龍王”為崇拜偶像，多以奉祀龍王為主。至於在龍神崇拜基礎上衍生出的所謂“龍母”、“龍女”等，則是龍神信仰的附庸。因此廟島上的那座“龍女廟”，實際上應是民間龍神信仰的產物。另，在上表所統計的“神主”欄中凡是“不詳”的，很可

能奉祀的就是龍神，且其信仰範圍已經擴延至山東內地。而外地傳入的天妃信仰這時主要是以航海保護神面目出現，還未得到山東地方士紳百姓的充份改造，不能如穰早祈雨的龍神那樣普遍受到內地居民的奉祀，其影響範圍祇能局限於沿海州縣的一隅。因此山東地區的海神信仰即使在後來有時會出現“海神即天妃媽祖”的情況，但是一般而言，元代時山東地區的所謂“海神信仰”，主要是指“龍神”而非“天妃”。

山東媽祖信仰的初步總結

媽祖廟是媽祖信仰存在的象徵。媽祖廟的修建，加速了媽祖信仰在當地的傳播與影響。現根據所掌握的資料，對山東的媽祖信仰予以初步總結。

一、山東媽祖信仰的地方“特色”。

一些學者已經就媽祖信仰的宗教性質發表了很多見解⁽⁷⁴⁾，我無意就此問題進行詳論，祇想提供這樣一些事實：媽祖信仰早期在山東的宗教性

質具有較為強烈的“官性”色彩，是官方主導下的一種民間信俗而非“淫祀”，明清時逐漸世俗化，並在當時“三教合流”的社會大潮影響下被打上了三教對其改造的時代烙印。若要繼續劃分它是屬於僧、道等宗教的某一具體派系，應視其具體情況而定。如果說媽祖廟住持的宗教身份可以作為鑒別媽祖信仰宗教性質的標準，那麼山東媽祖廟的住持，其宗教身份並不固定，多為佛家住持，也有道家住持，如榮成縣的二處天后宮均由道家住持。譚世寶先生提出媽祖信仰是“中國學術思想與宗教文化的多元互化發展的結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道教還是佛教”這一結論是有見地的。⁽⁷⁵⁾ 此其一。

其二，媽祖的身世較有地方“特色”。一是蓬萊、廟島一帶有媽祖是“廣德王第七女”的龍女說或龍女轉世說。二是媽祖生辰是正月十六日而不是一般認可的三月二十三日。三是媽祖廟內陪祀之神紛雜，如“財神地祇”等。⁽⁷⁶⁾ 媽祖廟供奉神靈的多樣，表明其信仰特色的相容性、多元性，既有儒釋道的融合，也有民間信俗的參雜，還混有官紳商民階級對其的改造。

其三，官方對媽祖廟住持的指派權。官、商、僧、紳在推動媽祖信仰在山東傳播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媽祖信仰在山東的立足，往往是鬥爭之後的協調。據記載，新上任的“知膠州事撫甯徐紹薪”曾因為“廟之道士尤無賴”，遂“逐道士以易僧”。⁽⁷⁷⁾ 榮成縣石島、俚島天后宮是道家住持，“寺觀如無住持，即以窮民無告者居之”⁽⁷⁸⁾，這說明官府可以指派其他世俗人等（如窮民無告者）住持這些寺觀（包括天后宮）。

二、媽祖有兼職“陸神”的傾向。

山東地方的百姓常常把媽祖與碧霞元君混淆為一人。我同樣無意就媽祖與碧霞元君是否確有對方封號這一問題作探討，祇是提供如下事實。據山東的地方誌記載，媽祖（天妃）與碧霞元君互有對方的封號，如道光《蓬萊縣志》卷二記載：“泰山行宮有五，祀天妃玉女碧霞元君。”媽祖據說也曾在明崇禎時“復封碧霞元君”⁽⁷⁹⁾，因此山東的百姓“謁天

妃廟者恆以元君視之”⁽⁸⁰⁾。聯繫到周村天后宮廟址在“碧霞元君宮前”的“南廳基址”上這一史實，我認為山東地方上將媽祖與碧霞元君毗鄰而祀、混為一人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天妃既有“觀音化身”之說，當然也可以有“碧霞元君化身”之說。愚以為彼時尚能利用這一“錯位效應”，必能推動媽祖信仰的更廣泛傳播。這對探討媽祖信仰未能最終在山東普及這一問題，也許會有所啟迪。

三、山東士紳的作用。

媽祖信俗在山東的傳播，是以官方主導下的一種民間信俗而出現，官方所起作用自不可忽視外，既有閩南媽祖信徒的“開源”功勞，也不能忽視當地信徒和地方士紳的“廣流”作用。因為一種民間信俗的存在、流傳，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其是否得到官方與地方的認可、支持，否則是不可能立足的。而中國政權“金字塔”式結構（皇帝—中央官吏—地方官吏—地方士紳—百姓）中，地方官吏總是通過地方士紳來管理百姓的。媽祖信仰在山東的傳播，當然與山東海運、河運的興衰關係很大，但是與地方士紳對待媽祖信仰的態度也有關係。

媽祖廟的修、建，離不開官、紳、商的支援。根據〈山東地區媽祖廟分佈簡表〉的統計，建廟資金大多來自士紳商民。地方士紳可簡單劃分為媽祖信徒和非信徒兩部分。信徒為修建媽祖廟、推動媽祖信仰傳播與影響起積極作用。不是媽祖信徒、但也參與其事的那部分山東地方士紳，多是一些有威望的文化名流，是地方文化的承繼者和傳播者，當然也是改造媽祖信仰的中堅力量。但是他們此舉並非意在推崇、傳播媽祖信仰，而是出於捍衛聖道、“神道設教”、教化社會人心之慮才如此“熱心”。當地士紳的這種心態，在地方誌的編纂以及碑銘的撰寫中，字裡行間時有流露。如“柱下道德，西土覺空，吾儒所不道。然神道設教，足勸群萌遊墮有歸，可消他念，亦盛世所不廢也。”⁽⁸¹⁾ “……竊謂國家敕建群祠，非但詳於報賽而已，將以震民之底滯而立教也。其載在祀典者，上以通神明，下以誘愚俗，要使民同歸於善而莫之知，其意良亦美矣。”⁽⁸²⁾ “釋怪異之類，與寺觀俱列諸外志，則端本澄源而聖道可衛矣。”⁽⁸³⁾

為何這些地方士紳能如此自覺、努力地利用媽祖來進行“神道設教”、教化人心？我認為主要原因大概是：1) 以土生土長的媽祖信仰來抵制洋教“侵入”之社會思潮的影響。⁽⁸⁴⁾ 2) 山東地處齊魯文化之邦，歷來是儒家文化的聖地，捍衛儒家文化的衛道使命感格外強烈，思想文化上“排他性”的本能則更激切。3) 歷代朝廷不斷褒封媽祖之意在其能“護國庇民”，士紳階級一方面心領神會，一方面要身體力行。他們在推動媽祖信仰傳播的同時更希望能實現“衛道”的理想，這也算是面對媽祖信仰在山東地區傳播這一社會現實所能採取的一種較為務實的與時俱進的態度。而且他們又養尊處優，基本沒有下海航行出生入死的經歷，對媽祖的信仰也就不可能產生信徒般頂禮膜拜的崇敬，因此對媽祖信仰的熱情總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矜持，祇是打算利用，並不願為媽祖信仰的地方化改造付出努力，致使沒有完成對媽祖信仰的地方化改造。所以當山東的海運、河運漸趨衰落之時，立足不穩的媽祖信仰也祇能隨之退縮，由內陸腹地退回到海運、河運航線的沿岸及附近，也祇能從這些地區媽祖廟的分佈略窺當時媽祖信仰在山東傳播的大致軌迹。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說，任何一種學說若要立足於中國，“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否則將被冷落、淘汰。⁽⁸⁵⁾ 其實一種民間信俗的傳播與發展，也是如此，需要經歷一個被地方改造、接受的考驗。媽祖信仰沒有被山東的士紳完全接受，又失去了一些發展的歷史契機，自身也沒有強有力的宗教組織，這些因素都導致了其未能在山東普及。

【註】

(1) 此說可參見王銘銘〈船幫·天后·跨世紀〉一文，載《讀書》1998年7期，頁93-97。另，石奕龍〈媽祖信仰在中國海岸傳播的主要媒介〉一文指出“在宋代媽祖信仰形成以後不久，就由福建的海商、船主和船工等乘船到中國南北方從事貿易或者捕魚而傳播，北達山東，南達廣東等地。”認為宋代時山東已經是媽祖信仰傳播所及的最北處；引自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四十八期（2003年秋季刊）“澳門媽祖文化研討會論文”頁119-123。下文如有引用，則簡稱為“石文”。

- (2) 很多研究者對山東地區的媽祖信俗問題已經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本文尚未來得及做一次專門統計，如李獻璋、李玉昆、陳佳榮、陳尚勝、石奕龍等先生已對此問題有所涉及，惜未專論。石文係筆者見到的涉及山東媽祖信俗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
- (3) 福建莆田湄洲媽祖祖廟董事會的周金琰先生專函告訴了我這一情況，謹此感謝。“北漸”一詞，係我個人套用；如有不妥，懇請方家賜教。文中所謂“山東地區”，暫且以現山東省界為參照。
- (4) 參看李獻璋著，鄭彭年譯：《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1995年；以下簡稱《媽祖信仰研究》），頁89-141。還可參看魏道恆〈論天妃稱號在國家崇拜中的意義〉，鄭彭年〈媽祖歷朝加封的歷史背景〉，陳佳榮〈萬里海疆崇聖妃〉，分別見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合編1995年《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年版，（以下簡稱《澳門媽祖論文集》）；頁5-10，頁11-15，頁17-26。
- (5) 參看黃曉峰〈澳門與媽祖文化圈〉，載《澳門媽祖論文集》，頁217。另據中國廣播網2003年07月29日〈中國北方最大媽祖文化中心在蓬萊奠基〉一文，參看網址：<http://www.culturalink.gov.cn/provinces/?nav=china015>。
- (6) 此表編製原則是按照建廟先後排序，若某一州縣尚有其他媽祖廟但其始建時間不詳者，則一律附於該縣之後。
- (7) 廟島顯應宮及蓬萊閣靈祥廟，並非始建於宋代的媽祖廟，詳細考證見本文第二部分。
- (8) 《媽祖信仰研究》，頁164，認為此廟大概是大德年間（1297-1307）建立日主祠時合祠天妃，或者稍後。頁163，認為媽祖信仰是在元代“開始海運時傳去的”。
- (9) 蒙澳門學者黃曉峰先生、劉月蓮女士在2004年11月福建莆田湄洲“中華媽祖文化學術研討會”時專門賜告，囑應增補此一處媽祖廟。筆者愧未能親自實地考察而在此引用，謹致謝忱。
- (10) 《媽祖信仰研究》，頁163，認為此廟“一定是元代的”。
- (11) 同上書，頁163，認為“從廟名看，顯然是古老的，大概建於元代”。
- (12) 康熙、光緒《曹縣志》卷六也均未記載其始建時間。
- (13)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頁190。
- (14) 雍正《山東通志》（八函四十冊，乾隆元年刻本）卷二一〈秩祀〉頁23。（以下簡稱雍正《山東通志》）
- (15) 宣統《山東通志》（民國四年山東通志刊印局鉛印本）卷三

- 八〈疆域·建置〉頁9、24、50、59。(以下簡稱宣統《山東通志》)
- (16) 江瑞采、王爾植等纂光緒《蓬萊縣志》(一函八冊,光緒八年刻本)卷三〈文治志·祀典〉28頁。(以下簡稱光緒《蓬萊縣志》)
- (17) 光緒《蓬萊縣志》卷十一〈海運〉頁7。
- (18) 郭文大等纂乾隆《威海衛志》(一函三冊,乾隆七年刻本)卷十〈外志·寺廟〉頁2。(以下簡稱乾隆《威海衛志》)
- (19) 歐文、杜清和等纂道光《文登縣志》(一函四冊,道光十九年刻本)卷七〈寺觀〉頁8。(以下簡稱道光《文登縣志》)
- (20) 道光《文登縣志》卷一〈山川〉頁11記載:“蘇門島在縣東南南海中,《山海經》雲蘇門島日月所出,島名本此。上有海神廟……”或者蘇門島“上有海神廟”在光緒《增修登州府志》裡可能就是記載成了“天后宮”。此類情況可參看注釋7。
- (21) 趙耀、董基纂,萬曆重刊《萊州府志》卷四〈祀典(廟宇附)·膠州〉頁19。(以下簡稱萬曆重刊《萊州府志》)
- (22) 李希賢、嚴有禧等纂,乾隆《萊州府志》(二函十冊,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卷四〈祀典·膠州〉頁13。(以下簡稱乾隆《萊州府志》)
- (23) 張同聲等纂道光《膠州志》(一函八冊,道光二十五年刻本)(以下簡稱道光《膠州志》)卷十三〈志二·建置〉頁13。另在卷一〈圖〉3、頁22,各有一“天后宮”。趙文蓮等纂民國《增修膠志》(一函八冊,民國十一年刻本)卷一〈圖〉,二處也各有一天后宮,卷八〈疆域·建置〉頁34“天后宮”條的記載同上。邵士修纂的康熙《沂州府志》(一函八冊),則不見此記載。
- (24) 趙琪等纂民國《膠澳志》(一函十冊,民國十七年刻本)卷三〈民社志·遊覽〉頁121。(以下簡稱民國《膠澳志》)
- (25) 同上書卷三,頁125。另,此處所說“天后之祀,不見於正史記載”,誤;據孫星衍〈臺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明確記載:“天后之祀,見於正史,則始於元至元。”
- (26) 陶錦等纂康熙《青州府志》卷八〈祀典·安東衛〉頁10。(以下簡稱康熙《青州府志》)
- (27) 李希賢等纂乾隆《沂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卷十四〈秩祀·安東衛〉頁16。(以下簡稱乾隆《沂州府志》)
- (28) 陳懋、趙志修纂光緒《日照縣志》(一函四冊,光緒十一年刻本)卷二〈營建〉頁5。(以下簡稱光緒《日照縣志》)
- (29) 雍正《山東通志》卷二十〈海疆志·海防考〉。
- (30) 道光《文登縣志》卷七〈海運〉頁19。
- (31) 《新唐書·地理志》。詳請參看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上海,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頁19-28。
- (32) 參看尹國蔚〈媽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區的傳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十八卷第4輯2003年12月。
- (33) 光緒《日照縣志》卷一〈疆域〉頁8。
- (34) 乾隆《沂州府志》卷四〈海·誌防汛〉。
- (35) 光緒《日照縣志》(光緒十一年刻本)卷二〈營建〉頁5。
- (36) 光緒《登州府志》(光緒七年刻本)卷二二。
- (37) 《媽祖信仰》,頁163。
- (38) 乾隆《濟寧直隸州志》(乾隆五十年刻本)卷十〈建置四·壇廟〉頁5、頁12。
- (39) 光緒《曹縣志》(光緒十年刻本)卷六〈祠祀志·祠廟〉頁6。曹縣境內黃河、賈魯河流經。賈魯河於至正十六年(1356)開鑿,自鄭州引京水雙橋之水,經朱仙鎮下達,溝通穎、蔡、許、汝以通漕運。係賈魯所開,故名。參見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中華書局,1995年;頁8。
- (40) 《媽祖信仰研究》,頁163,認為媽祖信仰是在元代“開始海運時傳去的”。在頁165,指出“登州盛行媽祖祠祀”,並根據雍正《山東通志》卷二一的記載祇說蓬萊“城北的丹崖山和沙門島上有天妃廟,但萊州及其沿岸沒有祠祀的痕跡可以說出乎意料之外。”但對於道光《蓬萊縣志》英文〈重修天后宮記〉及光緒《蓬萊縣志》所記載卻隻字未提。
- (41) 載《海交史研究》1987年1期。
- (42) 載《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李玉昆先生這一提法顯然自相矛盾。筆者認為他可能是把海神廟誤作了媽祖廟。此問題參看本文第二部分之(4)的論述,並將在拙文〈元代的山東海運與海神信仰〉一文另作討論,此不贅述。
- (43) 《澳門媽祖論文集》,頁27-31。
- (44) 同上書,頁17-26。另,新編《長島縣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卷首〈大事記〉說廟島顯應宮建於“宋宣和四年”。
- (45) 同上書,頁41-49。
- (46) 同上書,頁76-81。
- (47)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48期(2003年秋季刊),頁119-123。
- (48)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頁251。
- (49) 雍正《山東通志》卷四、九。
- (50) 包桂等於乾隆七年纂成的《續登州府志》卷五〈古蹟〉。
- (51) 王爾植纂光緒《蓬萊縣續志》(一函八冊,光緒八年刻本)卷二〈地理·城池〉頁2。(以下簡稱光緒《蓬萊縣續志》)
- (52) 同注釋46,卷二一。
- (53) 乾隆《萊州府志》卷十四〈碑文〉頁46。另在頁42宋初賈黃中所撰寫〈新修東海廣德王廟碑文〉的記載,在“開寶六

- 年歲次癸酉（973）六月癸未朔十二日甲午”，“新修東海廣德王廟”。
- (54) 道光《蓬萊縣志》卷二〈地理志·廟宇〉頁30。
- (55) 光緒《登州府志》卷十一〈廟壇〉頁13。
- (56) 光緒《蓬萊縣志》卷十二〈藝文志上·記〉記頁34。又據《明一統志》(四庫本)卷二五記載：“蓬萊閣，在府城北丹崖山頂，舊為海神廟。宋治平間郡守朱處約移於西偏，即其故基建閣，為州人遊賞之所。”但據朱處約本人所撰〈蓬萊閣記碑〉，知此當誤。如雍正《山東通志》卷九記載：“蓬萊閣記碑，在蓬萊縣丹崖山頂，宋嘉祐間郡守宋處約撰。”此處“朱”字錯寫為“宋”。而道光《蓬萊縣誌》卷二〈地理·山川〉頁13卻錯誤地沿用了治平之說，亦云“宋治平中郡守朱處約以其地太高峻，移廟西置平地，於此（海神廟基）建閣，……”
- (57) 同上書卷十二，頁35。
- (58) 道光《蓬萊縣志》卷十二〈藝文志上·記〉頁19。
- (59) 同注釋50。
- (60) 同注釋56，頁13。
- (61) 同上書，卷三。
- (62) 同上書，卷十二。
- (63) 道光《膠州志》卷十三〈建置二〉頁13。
- (64) 參看杜瑜〈北方港發展緩慢的歷史地理因素〉，載《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
- (65) 道光《蓬萊縣志》卷二〈地理志·山川〉，頁6。引文中所謂“今”，實際是指明代，在當時民間已有此習俗。
- (66) 筆者尚未能親赴廟島考察此廟。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調查組〈天后史蹟的初步調查〉所說“後殿尚存宋鑄天妃坐像等”確鑿無疑，即此“天妃坐像”確係“天妃（媽祖）”且確係“宋鑄”，那麼筆者自當另作考證與論斷了。
- (67) 《明一統志》卷二五，四庫本。另，〔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二十記載：“縣東北海中有秦始皇石橋。伏琛《齊記》曰：始皇造橋欲渡海觀日出處，海神為驅石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曰：‘我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從石橋入海四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足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轉罵之，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明一統志》所記載的海神廟與雍正《山東通志》記載的“登州府文登縣海神廟”，實際是同一處。
- (68) 《大清一統志》卷一三八，四庫本。其記載的“掖縣海神祠”與雍正《山東通志》記載的“萊州府東海神廟”，實際也是同一處。
- (69) 道光《蓬萊縣志》卷三〈文治·祀典〉記載：“海神廟，即靈祥廟，在丹崖山。……”這是誤把奉祀媽祖的天妃廟混同為海神廟了。另，“治平”、“朱處約”應該為“嘉佑”、“宋處約”。
- (70) 道光《膠州志》卷三八〈古蹟〉頁6也有記載。卷三九〈金石〉頁21有〈新建海神廟記〉。
- (71) 李玉昆〈媽祖信仰在北方港的傳播〉一文說密州板橋鎮天妃宮是楊景略所建，或指此，天妃宮云云；當誤。因媽祖在此後大約四十年才得到首封，當時還不是全國性的海神。
- (72) 乾隆《萊州府志》卷四〈祀典〉頁13也有記載，但稱之為“膠州海神閣”。另在道光《膠州志》卷十三〈建置〉頁15也有記載。
- (73) 乾隆《沂州府志》卷十四〈秩祀〉頁15也有記載。
- (74) 關於媽祖信仰性質的討論，參看劉月蓮〈本世紀以來對媽祖的研究概述〉，《澳門媽祖論文集》，頁1-4。江述〈媽祖研究不同觀點綜述〉，載《尋根》1996年1期。王文欽〈媽祖崇拜與儒釋道的融合〉，載《孔子研究》1997年1期。謝重光〈媽祖信仰與儒、釋、道三教的交融〉，載《汕頭大學學報》1997年5期。
- (75) 譚世寶〈略論媽祖信仰的性質及中國學術與宗教的多元互化發展〉，《澳門媽祖論文集》，頁50-54。又見《學術研究》1995年5期，頁85-89。
- (76) 民國《膠澳志》卷三。
- (77) 道光《膠州志》卷三九《考三·金石》。
- (78) 道光《重修榮成縣志》(道光二十七年刻本)卷10〈外志〉頁5。
- (79) 孫星衍〈台州府松門山天后宮龍王堂碑記〉，《孫淵如詩文集第1848》，四部叢刊本。
- (80) 乾隆《續德州志》(乾隆五十三年刻本)卷十二〈藝文·文〉頁66。
- (81) 重刊萬曆《萊州府志》卷六〈寺觀〉頁137。
- (82) 道光《蓬萊縣志》卷三〈文治志·祀典〉頁13。
- (83) 乾隆《威海衛志》卷十〈外志·寺廟〉前言頁2。
- (84) 這一社會思潮由來已久，以浙江總督李衛上清世宗〈天主堂改天后宮碑記〉的奏摺體現得最為集中。參看王慶成《稀見清史料並考釋》，武漢出版社，1998年，頁135-143。
- (85)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50-253。

【本文的完成得到澳門學者、鏡海學園校長劉月蓮博士的熱情支持，藉此謹表感謝！】